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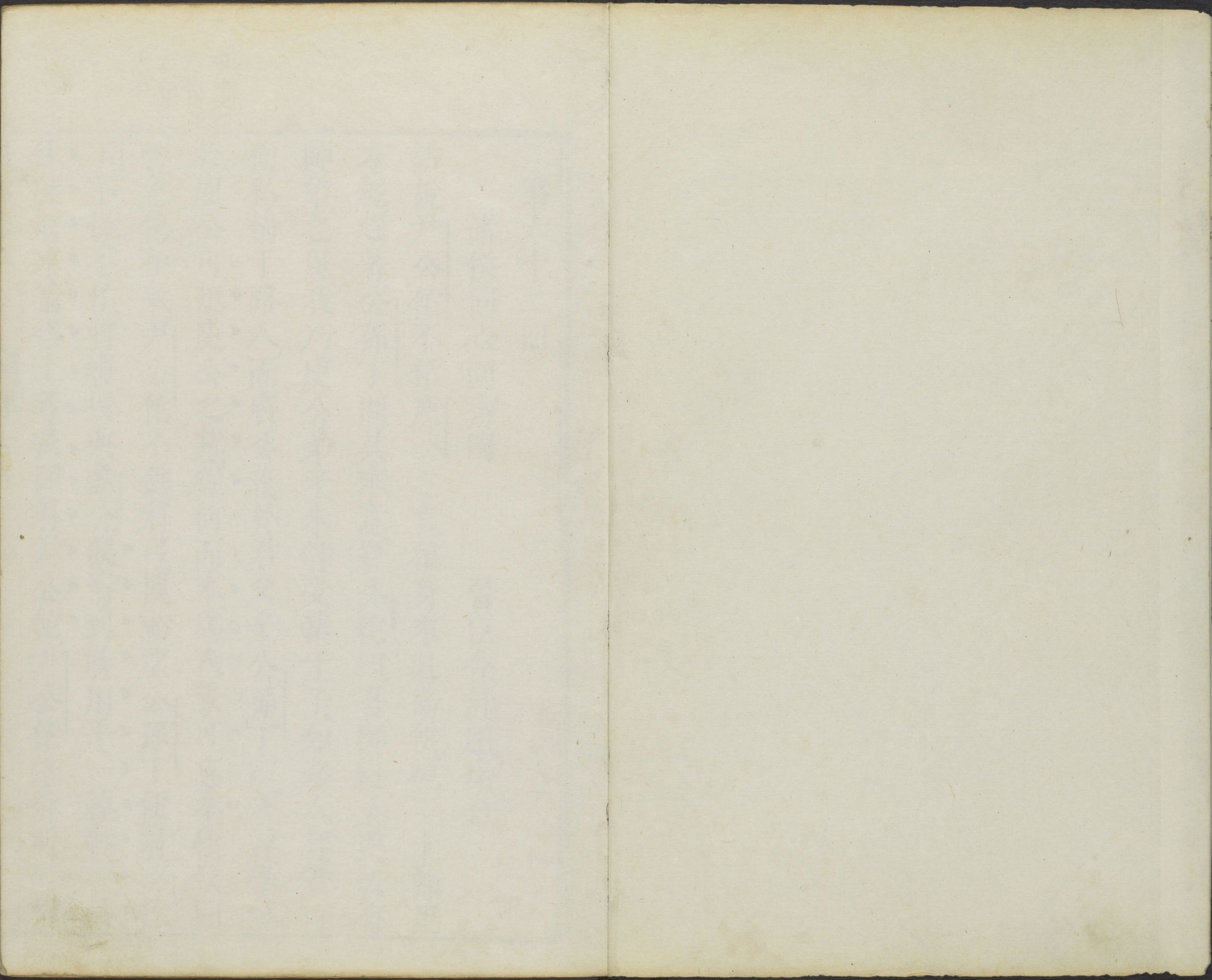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22

T. 5759/3240 (21-29)

Made in Japan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哈佛大學  
哈佛葉  
圖書館  
珍藏印

話說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復身來追衛侯馳二十餘里方纔趕著公孫丁問其來意尹公佗曰吾師庾公與汝有師弟之恩我乃庾公弟子未嘗受業于子如路人耳豈可徇私情于路人而廢公義於君父乎公孫丁曰汝曾學藝於庾公可想庾公之藝從何而來為人豈可忘本快快回轉免傷和氣尹公佗不聽將弓拽滿望公孫丁便射公孫丁不慌不忙將轡授與獻公候箭到時用手一綽輕輕接住就將來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尹公佗急躲避時撲

華林父而  
忘衛侯此  
乃忘本之  
大者

列國志  
的一聲箭已貫其左臂尹公佗負痛棄弓而走公孫丁再  
復一箭結果了尹公性命嚇得隨行軍士棄車逃竄獻公  
曰若非吾子神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孫丁仍復執轡奔馳  
又十餘里只見後面車聲震動飛也似趕來獻公曰再有  
追兵何以自脫正在慌急之際後車看看相近視之乃同  
母之弟公子鱗音專冒死趕來從駕獻公方纔放心遂做一  
路奔至齊國齊靈公館之于萊城今山東萊州府宋儒有詩謂獻  
公不敬大臣自取奔亡詩曰

尊如天地赫如神

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綱先缺陷

上梁不正下梁蹲

孫林父既逐獻公遂與甯殖合謀迎公孫剽爲君是爲殤  
公使人告難于晉晉悼公問于中行偃曰衛人出一君復  
立一君非正也當何以處之偃對曰衛衍無道諸侯莫不  
聞今臣民自願立剽我勿與知可也悼公從之齊靈公聞  
晉侯不討孫甯逐君之罪乃嘆曰晉侯之志惰矣我不乘  
此時圖伯更待何時乃帥師伐魯北鄙圍郕大掠而還時  
周靈王之十四年也原來齊靈公初娶魯女顏姬爲夫人  
無子其媵音融姬生子曰光靈公先立爲太子又有嬖妾  
戎子亦無子其弟仲子生子曰牙戎子抱牙以爲己子他  
姬生公子杵臼無寵戎子恃愛要得立牙爲太子靈公許

之仲子諫曰光之立也久矣又數會諸侯今無故而廢之  
 國人不服後必有悔靈公曰廢立在我誰敢不服遂使太  
 子光率兵守卽墨萊州卽墨縣光去後卽傳旨廢之更立  
 牙爲太子使上卿高厚高固爲太傅寺人夙沙衛強而有  
 智以爲少傅魯襄公聞齊太子光之廢遣使來請其罪靈  
 公不能答反慮魯國將來助光爭國所以與魯爲仇首先  
 加兵欲以兵威脅魯然後殺光此乃靈公無道之極也魯  
 使人告急于晉因悼公抱病不能救魯是冬晉悼公薨群  
 臣奉世子彪卽位是爲平公魯又使叔孫豹弔賀且告齊  
 患荀偃曰俟來春當會諸侯若齊不赴會討之未晚周靈

王十五年晉平公元年大合諸侯于溴梁地近濰縣齊靈公不

至使大夫高厚代荀偃大怒欲執高厚高厚逃歸復興師

伐魯比鄙圍防魯臧氏食邑殺守臣臧堅臧紇之族叔孫豹再至晉

國求救平公乃命大將中行偃合諸侯之兵大舉伐齊中

行偃點軍方回是夜得一夢夢見黃衣使者執一卷文書

來拘偃對証偃隨之行至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

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覷同跪者乃是晉厲公欒書程

滑胥童長魚矯三卻一班人衆偃心中暗暗驚異聞胥童

等與三卻爭辯良久不甚分明須臾獄卒引去止畱厲公

欒書中行偃程滑四人厲公訴被弒始末欒書辯曰下手

者程滑也。程滑曰：主謀皆出書偃，滑不過奉命而已。安得獨歸罪于我殿上王者？降旨曰：此時樂書執政，宜坐首惡。五年之內，子孫滅絕。厲公忿然曰：此事亦繇逆偃助力，安得無罪？即起身抽戈擊偃之首。夢中覺首墜于前，偃以手捧其首，跪而戴之，走出殿門，遇梗陽。今太原府清源縣 巫者靈臯。臯謂曰：子首何歪也？代為正之。覺痛極而醒，深以為異。次日入朝，果遇見靈臯于途，乃命之登車。將夜來所夢細述一遍。靈臯曰：冤家已至，不死何為？偃問曰：今欲有事東方，猶可及乎？臯對曰：東方惡氣太重，伐之必克。主雖死，猶可及也。偃曰：能克齊，雖死可矣。乃帥師濟河，會諸侯于

謂伐齊

今太原府清源縣

巫者靈臯

魯濟之地。晉宋魯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路車馬，一同望齊國進發。齊靈公使上卿高厚輔太子牙守國，自率崔杼。崔天 慶封析歸父殖綽郭最寺人夙沙衛等，引著大軍屯于平陰之城。城南有防，防有門，使析歸父于防門之外，深掘壕塹，橫廣一里，選精兵把守，以遏敵師。寺人夙沙衛進曰：此寺人，備知兵 十二國人心不一，乘其初至，當出奇擊之。敗其一軍，則餘軍俱喪氣矣。如不欲戰，莫如擇險要而守之。區區防門之塹，未可恃也。齊靈公曰：有此深塹，彼軍安能飛渡耶？却說中行偃聞齊師掘塹而守，笑曰：齊畏我矣，必不能戰。當以計破之。乃傳令使魯衛之兵自須句。今東平州取

路使邾莒之兵自城陽

今莒州

取路俱繇瑯琊而入我等大

兵從平陰攻進約定在臨淄城下相會四國領計去了使

司馬張君臣

張老之子

凡山澤險要之處俱虛張旗幟布滿山

谷又束草為人蒙以衣甲立于空車之上將斷木縛于車

轅車行木動揚塵蔽天力士挽大旆引車往來於山谷之

間以為疑兵荀偃士句率宋鄭之兵居中趙武韓起率上

軍同滕薛之兵在右魏絳欒盈率下軍同曹杞小邾之兵

在左分作三路命車中各載木石步卒每人攜土一囊行

至防門三路砲聲相應各將車中木石拋于塹中加以土

囊數萬把壕塹頃刻填平大刀濶斧殺將進去齊兵不能

當抵殺傷大半析歸父幾為晉兵所獲僅以身免逃入平

陰城中告訴靈公言晉兵三路填塹而進勢大難敵靈公

始有懼色乃登巫山以望敵軍見到處山澤險要之地都

有旗幟飄揚車馬馳驟大驚曰諸侯之師何其衆也且暫

避之問諸將誰人敢為後殿

去聲

夙沙衛曰小臣願引一軍

斷後方保主公無虞靈公大喜忽有二將並出奏曰堂堂

齊國豈無一勇力之士而使寺人殿其師豈不為諸侯笑

乎臣二人情願讓夙沙衛先行二將者乃殖綽郭最也俱

有萬夫不當之勇靈公曰將軍為殿寡人無後顧之憂矣

夙沙衛見齊侯不用羞慙滿面而退只得隨齊侯先走約

死國志  
行二十餘里至石門山乃是險隘去處兩邊俱是大石只中間一條路徑風沙衛懷恨綽最二人欲敗其功候齊軍過盡將隨行馬三十餘匹殺之以塞其路又將大車數乘聯絡如城橫截山口再說綽最二將領兵斷後緩緩而退將及石門隘口見死馬縱橫又有大車攔截不便馳驅乃相顧曰此必風沙衛銜恨于心故意爲此急教軍士搬運死馬疏通路徑因前有車阻逐一匹要退後擡出搬於空處不知費多少工夫軍士雖多其奈路隘有力無用背後塵頭起處晉驍將州綽一軍早到殖綽方欲廻車迎敵州綽一箭飛來恰射中殖綽的左肩郭最彎弓來救殖綽搖

手止之州綽見殖綽如此光景亦不動手殖綽不慌不忙拔箭而問曰來將何人能射殖綽之肩也算好漢了願通姓名對曰吾乃晉國名將州綽也殖綽曰小將非別齊國名將殖綽的便是將軍豈不聞人語云莫相謔怕二綽我與將軍以勇力齊名好漢惜好漢何忍自相戕賊乎州綽曰汝言雖當但各爲其主不得不然將軍若肯束身歸順小將力保將軍不死殖綽曰得無相欺否州綽曰將軍如不見信請爲立誓若不能保全將軍之命願與俱死殖綽曰郭最性命今亦交付將軍言罷二人雙雙就縛隨行士卒盡皆投降史臣有詩云



綽最糾糾二虎臣

相逢狹路志難伸

覆軍擒將因私怨

辱國依然是寺人

州綽將綽最二將解至中軍獻功且稱其驍勇可用中行  
偃命暫囚于中軍候班師定奪大軍從平陰進發所過城  
郭並不攻掠逕抵臨淄外郭之下魯衛邾莒兵俱到范鞅  
先攻雍門雍門多蘆荻以火焚之州綽焚申池之竹木各  
軍一齊俱火攻將四郭盡行焚毀直逼臨淄城下四面圍  
住喊聲震地矢及城樓城中百姓慌亂靈公十分恐懼暗  
令左右駕車欲開東門出走高厚知之疾忙上前抽佩劍  
斷其轡索涕泣而諫曰諸軍雖銳然深入豈無後虞不久

將歸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願更畱十日如力竭身  
虧走猶未晚靈公乃止高厚督率軍民協力固守却說各  
兵圍齊至第六日忽有鄭國飛報來到乃是大夫公孫舍  
之與公孫夏連名緘封內中有機密至緊之事鄭簡公發  
而視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與子孔公子嘉字守國不意子孔有謀叛

之心私自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鄭已為內應今楚  
兵已次魚陵旦夕將至事在危急幸星夜返旆以救社

稷

鄭簡公大懼即持書至晉軍中送與晉平公看了平公召

中行偃議之偃對曰我兵不攻不戰竟走臨淄指望乘此  
 銳氣一鼓而下今齊守未虧鄭國又有楚警若鄭國有失  
 咎在于晉不如且歸為救鄭之計此番雖不曾破齊料齊  
 侯已喪膽不敢復侵犯魯國矣平公是其言乃解圍而去  
 鄭簡公辭晉先歸諸侯行至祝阿今濟南府齊河縣平公以楚師  
 為憂與諸侯飲酒不樂師曠樂官名曠曰臣請以聲卜之乃吹  
 律歌南風又歌北風北風和平可聽南風聲不揚且多肅  
 殺之聲曠奏曰南風不競其聲近死不惟無功且將自禍  
 不出三日當有好音至矣師曠字子野乃晉國第一聰明  
 之士從幼好音樂苦其不專乃嘆曰技之不精繇于多心

師曠曰見

古人欲專  
 一藝以成  
 名今人博  
 而不精宜  
 無成也

心之不一繇于多視乃以艾葉薰瞎其目專意音樂遂能  
 察氣候之盈虛明陰陽之消長天時人事審驗無差風角  
 鳥鳴吉凶如見為晉太師掌樂之官平時為晉侯所深信  
 故行軍必以相隨至是聞其言乃駐軍以待之使人前途  
 遠探未三日探者同鄭大夫公孫蠆來回報言楚師已去  
 晉平公訝問其詳公孫蠆對曰楚自子庚名代子囊名為  
 令尹欲報先世之仇謀伐鄭國公子嘉陰與楚通許楚兵  
 到日詐稱迎敵以兵出城相會賴公孫舍之公孫夏二人  
 預知子嘉之謀斂甲守城嚴譏察也出入子嘉不敢出會楚  
 師子庚涉潁水不見內應消息乃屯兵于魚齒山下值大

雨雪數日不止營中水深尺餘軍人皆擇高阜處躲雨寒甚死者過半士卒怨詈子庚只得班師而回矣寡君討子嘉之罪已行誅戮恐煩軍師特遣下臣蠶連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聖于音者矣乃將楚伐鄭無功通告諸侯各回本國史臣有詩讚師曠云

歌罷南風又北風

便知兩國吉和凶

音當精處通天地

師曠從來是瞽宗

時周靈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比及晉師濟河已在十八年之春矣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頭上生一瘍疽痛不可忍乃逗遛于著雍之地延至二月其瘍潰爛目睛俱脫

迎光是自然之理亦是必然之勢

而死墜首之夢與梗陽巫者之言至是俱驗矣殖綽郭最乘偃之變破械而出逃回齊國去了范匄同偃之子吳迎喪以歸晉侯使吳嗣為大夫以范匄為中軍元帥代中以吳為副將代士仍以荀為氏稱荀吳是年夏五月齊靈公有疾大夫崔杼與慶封商議使人用溫車迎故太子光于卽墨慶封帥家甲夜叩太傅高厚之門高厚出迎執而殺之太子光同崔杼入宮光殺戎子又殺公子牙靈公聞變大驚嘔血數升登時氣絕光卽位是為莊公寺人風沙衛率其家屬奔高唐今濟南府高唐州齊莊公使慶封帥師追之風沙衛據高唐以叛齊莊公親引大軍圍而攻之月餘不下

高唐人工倮有勇力沙衛用之以守東門工倮知沙衛不能成事乃於城上射下羽書書中約夜半於東北角伺候大軍登城莊公猶未准信殖綽郭最請曰彼既相約必有內應小將二人願往當生擒奄狗以雪石門山阻隘之恨莊公曰汝小心前往寡人自來接應綽最引軍至東北角候至夜半城上忽放長繩下來約有數處綽最各附繩而上軍士陸續登城工倮引著殖綽竟來拿夙沙衛郭最便去砍開城門放齊軍入城城中大亂互相殺傷約有一箇更次方定齊莊公入城工倮同殖綽掛縛夙沙衛解到莊公大罵奄狗寡人何負于汝汝却輔少奪長今公子牙何

在汝既爲少傅何不相輔于地下夙沙衛垂首無言莊公命牽出斬之以其肉爲醢徧賜從行諸臣卽用工倮守高唐班師而退時晉上卿范匄以前番圍齊未獲取成乃請于平公復率大軍侵齊纔濟黃河聞齊靈公凶信乃曰齊新有喪伐之不仁卽時班師早有人報知齊國大夫晏嬰進曰晉不伐我喪施仁于我我背之不義不如請成免兩國干戈之苦那晏嬰字平仲身不滿五尺乃是齊國第一賢智之士莊公亦以國家粗定恐晉師復至乃從嬰之言使人如晉謝罪請盟晉平公大合諸侯于澶淵范匄爲相與齊莊公歃血爲盟結好而散自此年餘無事却說下軍

晏平仲出見

副將樂盈乃樂厲之子。厲乃范旬之婿。旬女嫁厲，謂之樂。祁樂氏自樂賓，樂成樂枝，樂盾樂書，樂厲。至于樂盈，頂針七代卿相，貴盛無比。晉朝文武，半出其門。半屬姻黨。魏氏有魏舒，智氏有智起，中行氏有中行喜，羊舌氏有叔虎。籍氏有籍偃，箕氏有箕遺，皆與樂盈聲勢相倚，結為死黨。更兼盈自少謙恭下士，散財結客，故死士多歸之。如州綽邢蒯黃淵箕遺，都是他部下驍將，更有力士督戎，力舉千鈞，手握二戟，刺無不中。是他隨身心腹，寸步不離的。又有家臣辛俞，州賓州綽弟等，奔走效勞者，不計其數。樂厲死時，夫人樂祁纔及四旬，不能守寡，因州賓屢次入

祁在屏後窺之，見其少俊，遂密遣侍兒道意，因與私通。樂祁盡將室中器幣，贈與州賓。盈從晉侯伐齊，州賓公然宿于府中，不復避忌。盈歸，聞知其事，尚礙母親面皮，乃把他事鞭治。內外守門之吏，嚴稽家臣出入。樂祁一來，老羞變怒。二則淫心難絕，三則恐其子害了州賓性命，因父范旬生辰，以拜壽為名，來至范府。乘間訴其父曰：盈將為亂，奈何？范旬詢其詳，樂祁曰：盈嘗言鞅殺吾兄謂樂鍼，吾父逐之，復縱之歸國，不誅已幸，反加寵位。今父子專國，范氏日盛，樂氏將衰，吾寧死，與范氏誓不兩立。日夜與智起、羊舌虎等聚謀密室，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私黨。恐我洩其消息，

范鞅挾纓  
歷見逐之  
怨借為報  
仇不顧公  
議輕害世  
臣與日趙  
氏之逐范  
氏亦循是  
矣

嚴勅守門之吏不許與外家相通今日勉強來此異日恐  
不得相見吾以父子恩深不敢不言時范鞅在傍助之曰  
兒亦聞之今果然矣彼黨與至盛不可不防也一子一女  
聲口相同不絲范旬不信乃密奏于平公請逐欒氏平公  
私問于大夫陽畢陽處  
父孫陽畢素惡欒厲而睦于范氏乃對  
曰欒書實弑厲公厲世其凶德以及于盈百姓暱于欒氏  
久矣若除欒氏以明弑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國家數世  
之福也平公曰欒書援立先君盈罪未著除之無名奈何  
陽畢對曰書之援立先君以掩罪也先君忘國仇而徇私  
德君又縱之滋害將大若以盈惡未著宜剪除其黨赦盈

此欒氏之  
智囊也

而遣之彼若求逞誅之有名若逃死于他方亦君之惠也  
平公以為然召范旬入官共議其事范旬曰盈未去而剪  
其黨是速之為亂也君不如使盈往築著邑近曲  
沃之城盈  
去其黨無主乃可圖矣平公曰善乃遣欒盈往城著邑盈  
臨行其黨箕遺諫曰欒氏多怨主所知也趙氏以下宮之  
難怨欒氏欒書黨  
屠岸賈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欒厲建中  
行偃之令  
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欒氏智朔智長死死智盈尚少而聽  
于中行程鄭嬖于公欒氏之勢孤矣城著非國之急事何  
必使子于盍辭之以觀君意之若何而為之備欒盈曰君  
命不可辭也盈如有罪其敢逃死如其無罪國人將憐我

孰能害之乃命督戎為御出了絳州望著邑而去盈去三日平公御朝謂諸大夫曰樂書昔有弒逆之罪未正刑誅今其子孫在朝寡人恥之將若之何諸大夫同聲應曰宜逐之乃宣布樂書罪狀懸于國門遣大夫陽畢將兵往逐樂盈其宗族在國中者盡行逐出收其樂邑今樂城縣樂樂樂樂樂率其宗人同州綽那訥俱出了絳城竟往奔樂盈去了叔虎拉了箕遺黃淵隨後出城城門已閉傳聞將搜治樂氏之黨乃商議各聚家丁欲乘夜為亂斬東門而出趙氏有門客章鏗居與叔虎家相鄰聞其謀報知趙武趙武轉報范匄匄使其子范鞅率甲士三百圍叔虎之第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話說箕遺正在羊舌赤家中。只等黃淵到來。夜半時候。一齊發作。却被范鞅領兵圍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遠遠觀望。亦多有散去者。羊舌赤乘梯向牆外問曰。小將軍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汝平日黨于欒盈。今又謀斬關。出應罪。同叛逆。吾奉晉侯之命。特來取汝。羊舌赤曰。我並無此事。是何人所說。范鞅卽呼章鏗。上前使證之。羊舌赤力大。扳起一塊牆石。望章鏗當頭打去。打箇正著。把頂門都打開了。范鞅大怒。教軍士放火攻門。羊舌赤慌急了。向箕



遺說我等寧可死裡逃生不可坐以待縛羊舌赤提戟當先箕遺仗劍在後發聲喊冒火殺出范鞅在火光中認得二人教軍士一齊放箭此時火勢熾灼已難躲避怎當得箭如飛蝗二人縱有冲天本事亦無用處雙雙被箭射倒軍士將撓鈎搭出已自半死挪縛車中救滅了火只聽得車聲輾輾輻輳洛音火炬燭天而至乃是中軍副將荀吳率本部兵前來接應中途正遇黃淵亦被擒獲范荀合兵一處將羊舌赤箕遺黃淵解到中軍元帥范匄處范匄曰欒黨尚多只擒此三人尚未除患當悉拘之乃復分路搜捕絳州城中鬧了一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籍偃州賓

等荀吳拘到中行喜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弟羊舌肸都囚于朝門之外俟候晉平公出朝啓奏定奪單說羊舌赤字伯華羊舌肸字叔向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叔虎是庶母所生當初叔虎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有美色其夫欲之夫人不遣侍寢時伯華叔向俱已年長諫其母勿妬夫人笑曰吾豈妬婦哉吾聞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恐其生龍蛇爲汝等之禍是以不遣耳叔向等順父之意固請于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孛生叔虎及長成美如其母而勇力過人欒盈自幼與之同臥起相愛宛如夫婦他是欒黨中第一箇相厚的所以

兄弟並行囚禁大夫樂王鮒字叔魚其時方嬖幸于平公  
 平日慕羊舌赤盼兄弟之賢意欲納交而不得至是聞二  
 人被囚特到朝門正遇羊舌盼揖而慰之曰子勿憂吾見  
 主公必當力為子請羊舌盼嘿然不應樂王鮒有慙色羊  
 舌赤聞之責其弟曰吾兄弟畢命于此羊舌氏絕矣樂大  
 夫有寵于君言無不從儻借其片語天幸赦宥不絕先人  
 之宗汝奈何不應以失要人之意羊舌盼笑曰死生命也  
 若天意降祐必繇祁老大夫叔魚何能為哉羊舌赤曰以  
 叔魚之朝夕君側汝曰不能以祁老大夫之致政閒居而  
 汝曰必繇之吾不知其解也羊舌盼曰叔魚行媚者也君

可亦可君否亦否祁老大夫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謂舉

解狐豈獨遺羊舌氏乎少頃晉平公臨朝范匄以所獲樂

黨姓名奏聞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數問于

樂王鮒曰叔虎之謀赤與盼實與聞否樂王鮒心愧叔向

乃應曰至親莫如兄弟豈有不知平公乃下諸人于獄使

司寇議罪時祁奚已告老退居于祁今太原府祁縣其子祁午與

羊舌赤同僚午為中軍尉赤副之相善星夜使人報信于父求其以

書達范匄為赤求寬奚聞信大驚曰赤與盼皆晉國賢臣

有此奇冤我當親往救之乃乘車連夜入都未及與祁午

相會便叩門來見范匄匄曰大夫老矣冒風露而降之必

有所諭。祁奚曰：老夫爲晉社稷存亡而來，非爲別事。范匄大驚，問曰：不知何事，關係社稷，有煩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賢人，社稷之衛也。羊舌職有勞于晉室，其子赤盼能嗣其美，一庶子指叔虎不肖，遂聚而殲之，豈不可惜？昔卻芮爲逆，卻缺升朝，父子之罪不相及也。况兄弟乎？子以私怨多殺無辜，使玉石俱焚，晉之社稷危矣。范匄蹙然離席曰：老大夫所言甚當，但君怒未解，匄與老大夫同詣君所言之。於是並車入朝，求見平公，奏言：赤盼與叔虎賢不肖不同，必不與聞欒氏之事，且羊舌之勞不可廢也。平公大悟，宣赦，赦出赤盼二人，使復原職。智起中行喜籍偃州賓辛

俞皆斥爲庶人，惟叔虎與箕遺黃淵處，斬赤盼二人，蒙赦入朝，謝恩事畢。羊舌赤謂其弟曰：子言必祁老大夫活我，今果然矣。當同往謝之。羊舌盼曰：彼爲社稷非爲我也，何謝焉？竟登車歸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處請見。祁奚午曰：老父見過晉君，卽時回祁去矣，未嘗少畱須臾也。羊舌赤嘆曰：彼固施不望報者，吾自愧不及盼之高見也。髯翁有詩云：

尺寸微勞亦望酬

拜恩私室豈知羞

必如奚盼纔公道

笑殺紛紛貨賂求

州賓復與欒祁往來，范匄聞之，使力士刺殺州賓于家，却

說守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爲欒書門客欒盈行過曲沃胥午迎款極其慇懃欒盈言及城著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畱連三日欒樂等報信已至言陽畢領兵將到督戎曰晉兵若至便與交戰未必便輸與他州綽刑蒯曰專爲此事恐恩主手下乏人吾二人特來相助欒盈曰吾未嘗得罪于君特爲怨家所陷耳若與拒戰彼有辭矣不如逃之以俟君之見察胥午亦言拒戰之不可卽時收拾車乘盈與午洒淚而別出奔于楚比及陽畢兵到著邑邑人言盈未曾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陽畢班師而歸一路宣布欒氏之罪百姓皆知欒氏功臣且欒盈爲人好施愛士無

不嘆惜其寃者范匄言于平公嚴禁欒氏故臣不許從欒盈從者必死家臣辛俞初聞欒盈在楚乃收拾家財數車出城欲往從之被守門吏盤住執辛俞以獻于平公平公曰寡人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言曰臣愚甚不知君所以禁從欒氏者誠何說也平公曰從欒氏者無君是以禁之辛俞曰誠禁無君則臣知免于死矣臣聞之三世仕其家則君之再世則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無大援于國世隸於欒氏食其祿今三世矣欒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無君是以欲從欒氏又可禁乎且盈雖得罪君逐之而不誅得無念其先世犬馬之勞賜以生全

乎。今羈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給，或一朝填于溝壑，君之仁德無乃不終。臣之此去，盡臣之義，成君之仁，且使國人聞之，曰：君雖危難，不可棄也。於以禁無君者大矣。平公說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將以樂氏之祿祿子。辛俞曰：臣固言之矣。樂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又事一君，其何以禁無君者？必欲見留。臣請死。平公曰：子往矣。寡人姑聽子以遂子之志。辛俞再拜稽首，仍領了數車輜重，昂然出絳州城而去。史臣有詩稱辛俞之忠，詩曰：

翻雲覆雨世情輕

霜雪方知松柏榮

三世爲臣當効死

肯將晉主換樂盈

却說樂盈，棲楚境上數月，欲往郢都，見楚王，忽轉念曰：吾祖父宜力國家，與楚世仇，倘不相容，奈何？欲改適齊，而資斧空乏，却得辛俞驅輜重來到，得濟其用。遂脩整車從，望齊國進發。此周靈王二十一年事也。再說齊莊公爲人，好勇喜勝，不屑居人之下。雖然受命澶淵，終以平陰之敗爲恥，嘗欲廣求勇力之士，自爲一隊，親率之以橫行天下。繇是於卿大夫士之外，別立勇爵，祿比大夫，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其選。先得殖綽，郭最，次又得賈舉，邴師，公孫傲，封具，鐸甫，襄伊，僕堙音樓等，共是九人。莊公日日召至宮中，相與馳射擊刺，以爲笑樂。一日，莊公視朝，近臣

報道今有晉大夫欒盈被逐來奔齊國莊公喜曰寡人正思報晉之怨今其世臣來奔寡人之志遂矣欲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嬰出奏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新與晉盟今乃納其逐臣倘晉人來責何以對之莊公大笑曰卿言差矣齊晉匹敵豈分小大昔之受盟聊以紓一時之急耳寡人豈終事晉如魯衛曹邾者耶遂不聽晏嬰之言使人迎欒盈入朝盈謁見稽首哭訴其見逐之繇莊公曰卿勿憂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復還晉國欒盈再拜稱謝莊公賜以大館設宴相款州綽邢蒯侍于欒盈之傍莊公見其身大貌偉問其姓名二人以實告莊公曰向日平

陰之役擒我殖綽郭最者莽爾耶綽蒯叩首謝罪莊公曰寡人慕爾久矣命賜酒食因謂盈曰寡人有求于卿卿不可辭盈對曰苟可以應君命者卽髮膚無所愛莊公曰寡人無他求欲暫乞二勇士爲伴耳欒盈不敢拒只得應允怏怏登車嘆曰幸彼未見督戎不然亦爲所奪矣莊公得州綽邢蒯列于勇爵之末二人心中不服一日與殖綽郭最同侍于莊公之側二人假意佯驚指綽最曰此吾國之囚何得在此郭最應曰吾等昔爲奄狗所誤須不比你跟人逃竄也州綽怒曰汝乃我口中之虱尚敢跳動耶殖綽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國中也是我盤中之肉矣邢蒯曰旣

然汝等不能相容，卽當復歸吾主。郭最曰：堂堂齊國，難道少了你兩人不成？四人語硬，面赤，各以手撫佩劍，漸有相併之意。莊公用好言勸解，取酒勞之。謂州綽、邢蒯曰：寡人固知二卿不屑居齊人之下也，乃更勇爵之名爲龍虎二爵，分爲左右。右班龍爵，州綽、邢蒯爲首；又選得齊人盧蒲癸、王何，使列其下。左班虎爵，則以殖綽、郭最爲首。賈舉等七人依舊次序，衆人與其列者，皆以爲榮。惟州、邢、殖、郭四人，到忘心下，各不和順。時崔杼慶封以援立莊公之功，位皆上卿，同執國政。莊公常造其第，飲酒作樂，或時舞劍射棚，無復君臣之隔。單說崔杼之前妻，生下二子，曰成，曰彊。

數歲而妻死，再娶東郭氏，乃是東郭偃之妹。先嫁與棠公爲妻，謂之棠姜。生一子，名曰棠無咎。那棠姜有美色，崔杼因往弔棠公之喪，窺見姿容，央東郭偃說合，娶爲繼室。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寵愛繼室，遂用東郭偃。棠無咎爲家臣，以幼子崔明托之。謂棠姜曰：俟明長成，當立爲適子。此一段話，且閣過一邊。且說齊莊公一日飲于崔杼之室，崔杼使棠姜奉酒。莊公悅其色，乃厚賂東郭偃，使之通意。乘間與之私合，來往多遍。崔杼漸漸知覺，盤問棠姜。棠姜曰：誠有之，彼挾國君之勢以臨我，非一婦人所敢拒也。杼曰：然則汝何不言？棠姜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崔杼嘿然。

久之曰此事與汝無干自此有謀弑莊公之意周靈王二十二年吳王諸樊求婚于晉晉平公以女嫁之齊莊公謀于崔杼曰寡人許納欒盈未得其便聞曲沃守臣乃欒盈之厚交今欲以送媵俗名贈嫁為名順便納欒盈于曲沃使之襲晉此事如何崔杼銜恨齊侯私心計較正欲齊侯結怨于晉待晉侯以兵來討然後委罪于君弑之以為媚晉之計今日莊公謀納欒盈正中其計乃對曰曲沃人雖為欒氏恐未能害晉主公必然親率一軍為之後繼若盈自曲沃而入主公揚言伐衛繇濮陽自南而北兩路夾攻晉必不支莊公深以為然以其謀告于欒盈欒盈甚喜家臣辛

俞諫曰俞之從主以盡忠也亦願主之忠于晉君也盈曰晉君不以我為臣奈何辛俞曰昔紂囚文王于羑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晉君不念欒氏之勳黜逐吾主糊口于外誰不憐之一為不忠何所容于天地之間耶欒盈不聽辛俞泣曰吾主此行必不免俞當以死相送乃拔佩刀自刎而死史臣有讚云

盈出則從私不背主

盈叛則死卓哉辛俞

公不背君晉之義士

齊莊公遂以宗女姜氏為媵遣大夫析歸父送之于晉多用溫車載欒盈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綽邢蒯請從莊



公恐其歸晉乃使殖綽郭最代之囑曰事欒將軍猶事寡人也行過曲沃盈等遂易服入城夜叩大夫胥午之門午驚異啓門而出見欒盈大驚曰小恩主安得到此盈曰願得密室言之午乃迎盈入于密室之中盈執胥午之手欲言不言不覺淚下午曰小恩主有事且共商量不須悲泣盈乃收淚告曰吾爲范趙諸大家所陷宗祀不守今齊侯憐其非罪致我于此齊兵且踵至矣子若能與曲沃之甲相與襲絳齊兵攻其外我等攻其內絳可入也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奉晉侯以和于齊欒氏復興在此一舉午曰晉勢方強范趙智荀諸家又睦恐不能僥倖

徒以自賊奈何盈曰吾有力士督戎一人可當一軍且州綽邢蒯齊國之雄欒樂欒魴強力善射晉雖強不足懼也昔我佐魏絳于下軍其孫舒每有請托我無不周旋彼感吾意每思圖報若更得魏氏爲內助此事可八九矣萬一舉事不成雖死無恨午曰俟來日探人心何如乃可行也盈等遂藏于深室至次日胥午托言夢共太子卽申祭于其祠以餽餘饗其官屬伏欒盈于壁後三觴樂作胥午命止之曰共太子之寃吾等忍聞樂乎衆皆嗟嘆胥午曰臣子一例也今欒氏世有大功同朝譖而逐之亦何異共太子乎衆皆曰此事通國皆不平不知孺子盈年幼故猶能

反國否胥午曰假如孺子今日在此汝等何以處之衆皆曰若得孺子爲主願爲盡力雖死無悔坐中多有泣下者胥午曰諸君勿悲樂孺子見在此樂盈從屏後趨出向衆人便拜衆人俱拜盈乃自述還晉之意若得重到絳州城中死亦瞑目衆人俱踴躍願從是日暢飲而散次日樂盈寫密信一封托此送至絳州魏舒處舒亦以范趙所行太過得此密信卽寫回書言某裹甲以待只等曲沃兵到卽便相迎樂盈大喜胥午搜括曲沃之甲共二百二十乘樂盈率之樂之族人能戰者皆從老弱俱畱曲沃督戎爲先鋒殖綽樂樂在右郭最樂魴在左黃昏起行來襲

絳都自曲沃至絳止隔六十餘里一夜便到壞郭而入直抵南門絳人猶然不知正是疾雷不及掩耳剛剛掩上城門守禦一無所設不消一箇時辰被督戎攻破招引樂兵入城如入無人之境時范匄在家朝饗方徹忽然樂王鮒喘吁而至報言樂氏已入南門范匄大驚急呼其子范鞅斂甲拒敵樂王鮒曰事急矣奉主公走固宮猶可堅守固宮者晉文公爲呂卻焚宮之難乃於公宮之東隅別築此宮以備不測廣袤十里有餘內有宮室臺觀積粟甚多輪選國中壯甲三千人守之外掘溝塹牆高數仞極其堅固故曰固宮范匄憂國中有內應鮒曰諸大夫皆樂怨家可

春秋時昔  
公死黨習  
爲固然如  
魏舒者衆  
矣爲忠爲  
逆只在俄  
頃鞅之造  
禍於魏氏  
若豈微哉

○料○得○着○  
慮惟魏氏耳。若速以君命召之。猶可得也。范旬以爲然。乃使范鞅以君命召魏舒。一面催促僕人駕車。樂王鮒又曰。事不可知。宜晦其迹。時平公有外家之喪。范旬與樂王鮒俱衷甲。加墨練。以經蒙其首。詐爲婦人。直入宮中。奏知平公。卽御公以入于固宮。却說魏舒家在城北隅。范鞅乘輅車疾驅而往。但見車徒已列門外。舒戎裝在車。南向將往。迎轡盈矣。范鞅下車。急趨而進。曰。樂氏爲逆。主公已在固宮。鞅之父與諸大臣皆聚于君所。使鞅來逆吾子。魏舒未及答語。范鞅躡身一跳。早已登車。右手把劍。左手牽魏舒之帶。唬得魏舒不敢做聲。范鞅喝令速行。輿人請問何往。

范鞅厲聲曰。東行往固宮。於是車徒轉向東行。逕到固宮。未知後事何如。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却說范匄雖遣其子范鞅往逆魏舒。未知逆順如何。心中委決不下。親自登城而望。見一簇車徒自西北方疾驅而至。其子與魏舒同在一車之上。喜曰：欒氏孤矣。卽開宮門納之。魏舒與范匄相見。兀自顏色不定。匄執其手曰：外人諒頗言將軍有私于欒氏。匄因知將軍之不然也。若能共滅欒氏者。當以曲沃相勞。舒此時已落范氏牢籠之內。只得唯唯。惟命。遂同謁平公。共商應敵之計。須臾趙武荀吳智朔韓無忌厥長韓起屬次祁午羊舌赤羊舌肸張孟

趨諸臣陸續而至皆帶有車徒軍勢益盛固宮止有前後  
兩門俱有重關范旬使趙荀兩家之軍協守南關二重韓  
無忌兄弟協守北關二重祁午諸人周圍巡徼旬與鞅父  
子不離平公左右欒盈已入絳城不見魏舒來迎心內懷  
疑乃屯于市口使人哨探回報晉侯已往固宮百官皆從  
魏氏亦去矣欒盈大怒曰舒欺我若相見當手刃之卽撫  
督戎之背曰用心往攻固宮富貴與子共也督戎曰戎願  
分兵一半獨攻南關恩主率諸將攻北關且看誰人先入  
此時殖綽郭最雖則與盈同事然州綽邢蒯却是欒盈帶  
往齊國去的齊侯作興了他綽曰毋受其奚落俗語云怪

樹怪了又綽最與州邢二將有些心病原原本本未免遷  
怒到欒盈身上况欒盈口口聲聲只誇督戎之勇並無俯  
仰綽最之意綽最怎肯把熱氣去呵他冷面也有坐觀成  
敗的意思不肯十分出力欒盈所靠只是督戎一人當下  
督戎手提雙戟乘車逕往固宮要取南關在關外閱看形  
勢一馳一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  
降晉軍素聞其勇名見之無不膽落趙武嘖嘖嘆羨不已  
武部下有兩員驍將叫做解雍解肅兄弟二人皆使長鎗  
軍中有名聞主將嘆羨忿然不伏曰督戎雖勇非有三頭  
六臂某弟兄不揣欲引一枝兵下關定要活捉那厮獻功

趙武曰。汝須仔細。不可輕敵。二將並束齊整。飛車出關。隔  
 塹大叫。來將是督將軍否。可惜你如此英勇。却跟隨叛臣。  
 早早歸順。猶可反禍為福。督戎聞叫。大怒。喝教軍士填塹。  
 而渡。軍士方負土運石。督戎性急。將雙戟按地。儘力一躍。  
 早跳過塹北。二解到。喫了一驚。挺鎗來戰督戎。督戎舞戟  
 相迎。全無懼怯。解雍的駕馬。早被督戎一戟打去。折了背。  
 脊。車不能動。連解肅的駕馬。嘶鳴起來。也不行走。二解欺  
 他單身。跳下車來。步戰督戎。兩技大戟。一左一右。使得呼  
 呼的響。解肅一鎗刺來。督戎一戟拉去。戟勢去重。磅音的  
 一聲。那技鎗音拉為兩段。解肅撇了鎗桿便走。解雍也著

了忙。手中遲慢。被督戎一戟刺倒。便去追趕解肅。解肅善  
 走。逕奔北關。縋城而上。督戎趕不著。退轉來。要結果解雍。  
 已被軍將救入關去了。督戎氣忿忿的。獨自挺戟而立。叫  
 道。有本事的。多著幾箇出來。一總廝殺。省得費了工夫。關  
 上無人敢應。督戎守了一會。仍回本營。分付軍士。打點明  
 日攻關。是夜解雍傷重而死。趙武痛惜不已。解肅曰。明日  
 小將再決一戰。誓報兄仇。雖死不恨。荀吳曰。我部下老將  
 牟登。他有二子。牟剛。牟勁。俱有千斤之力。見在晉侯麾下  
 侍衛。今夜使牟登喚來。明早同解將軍出戰。三人戰一箇。  
 難道又輸與他。趙武曰。如此甚好。荀吳自去分付牟登去。

了。次早年剛年勁俱到。趙武看之。果然身材魁偉。氣象猙  
獰。慰勞了一番。命解肅一同下關。那邊督戎早把坑塹填  
平。直逼關下。搦戰。這裡三員猛將開關而出。督戎大叫。不  
怕死的都來。三將並不打話。一枝長鎗兩柄大刀。一齊都  
奔督戎。督戎全無懼怯。殺得性起。跳下車來。將雙戟飛舞。  
儘著氣力。落戟去處。便有千鈞之重。年勁車軸。被督戎打  
折。只得也跳下車來。著了督戎一戟。打箇希爛。年剛大怒。  
拚命上前。怎奈戟風如箭。沒處進步。老將年登喝教且歇。  
關上鳴起金來。年登親自出關。接應年剛。解肅進去。督戎  
教軍士攻關。關上矢石如雨。軍士多有傷損。惟督戎不動。

服役之中  
尚有高手  
草澤之下  
皆無英雄  
資格困人  
立可有才  
才之嘆

分毫真勇將也。趙武與荀吳連敗二陣。遣人告急于范匄。  
范匄曰。一督戎勝他。不得安能平欒氏乎。是夜秉燭而坐。  
悶悶不已。有一隸人侍側。叩首而問曰。元帥心懷鬱鬱。莫  
非憂督戎否。范匄視其人。姓斐。音非名豹。原是屠岸賈手下  
驍將。斐成之子。因坐屠黨。沒為官奴。在中軍服役。范匄奇  
其言。問曰。爾若有計除得督戎。當有重賞。斐豹曰。小人名  
在丹書。即罪案也枉有冲天之志。無處討箇出身。元帥若於丹  
書上除去豹名。小人當殺督戎。以報厚德。范匄曰。爾若殺  
了督戎。吾當請于晉侯。將丹書盡行焚棄。收爾為中軍牙  
將。斐豹曰。元帥不可失信。范匄曰。若失信。有如紅日。但不

知用車徒多少。斐豹曰：督戎向在絳城，與小人相識。時常角力賭勝，其人恃勇性燥，專好獨鬪。若以車徒往，不能勝也。小人情願單身下關，自有擒督戎之計。范匄曰：汝莫非去而不返。斐豹曰：小人有老母，今年七十八歲，又有幼子，嬌妻，豈肯罪上加罪，作此不忠不孝之事？如有此等，亦如紅日。范匄大喜，勞以酒食，賞兕甲一副。次日，斐豹穿甲于內，外加練袍，札縛停當，頭帶韋弁，足穿麻履，腰藏利刃。手中提一銅槌，重五十二斤。來辭范匄曰：小人此去，殺得督戎，奏凱而回，不然亦死于督戎之手。決不兩存。范匄曰：我當親往看汝用力。即時命駕車，使斐豹驟乘，同至南關。趙

今廝殺  
只靠福

武荀吳接見，訴以督戎如此英雄，連折二將。范匄曰：今日斐豹單身赴敵，只看晉侯福分。言猶未已，關下督戎大呼搦戰。斐豹在關上呼曰：督君還認得斐大否？豹行大，故自稱斐大。乃昔年彼此所呼也。督戎曰：斐大，汝今還敢來賭一死生麼？斐豹曰：他人怕你，我斐豹不怕你。你把兵車退後，我與你兩人只在地下賭鬪。雙手對雙手，兵器對兵器。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也。落得箇英名傳後。督戎曰：此論正合吾意。遂將軍士約退。這裡關門開處，單單放一箇斐豹出來。兩箇就在關下交戰。約二十餘合，未分勝敗。斐豹詐言道：我一時內急，可暫住手。督戎那裡肯放。斐



豹先瞧見西邊空處有一帶短牆捉箇空隙就走督戎隨後趕來大喝走向那裡去范旬等在關上看見督戎往追斐豹慌做一把汗誰知斐豹却是用計奔近短牆撲的跳將進去督戎見斐豹進牆去了亦踰牆而入只道斐豹在前面却不知斐豹隱身在一棵大樹之下專等督戎進牆出其不意提起五十二斤的銅槌自後擊之正中其腦腦漿迸裂撲地便倒兀自把右脚飛起將斐豹胷前兇甲碾去一片斐豹急拔出腰間利刃剝下首級復跳牆而出關上望見斐豹手中提有血淋淋的人頭已知得勝大開關門解肅年剛引軍殺出樂軍大敗一半殺了一半投降逃

去者十無一二范旬仰天瀝酒曰此晉侯之福也卽酌酒親賜斐豹就帶他往見晉侯晉侯賞以兵車一乘注功績第一潛淵先生有詩云

督戎神力世間無

敵手誰知出隸夫

始信用人須破格

笑他肉食似雕瓠

再說樂盈引大隊車馬攻打北關連接督戎捷報盈謂其下曰吾若有兩督戎何患固宮不破耶殖綽踐郭景之足郭景以目答之各低頭不語惟有樂樂魴思欲建功不避矢石韓無忌韓起因前關屢敗不敢輕出只是嚴守到第三日樂盈得敗軍之報言督戎被殺全軍俱沒嚇得手

足無措。方請殖綽郭最商議。綽最笑曰：督戎且失利。况我曹乎。樂盈垂淚不已。樂樂曰：我等死生決于今夜。當令將士畢聚此門。於三更之後。悉登轆車。放火燒關。或可入也。樂盈從其計。晉侯喜督戎之死。置酒慶賀。韓無忌韓起俱來獻觴。上壽。飲至二更。方散。纔回北關。點視方畢。忽然車聲轟起。樂氏軍馬大集。轆車高與關齊。火箭飛蝗般射來。延燒關門。火勢兇猛。關內軍士存札不牢。樂樂當先。樂魴繼之。乘勢遂占了外關。韓無忌等退守內關。遣人飛報中軍求救。范匄命魏舒往南關替回荀吳。一枝軍馬往北關。帝助二韓遂同晉侯登臺。比望見樂兵屯于外關。寂然無

聲。范匄曰：此必有計。傳令內關用心防禦。守至黃昏。樂兵復登轆車。仍用火器攻關。這裡預備下皮帳。帳用牛皮爲之。以水浸透。撐開遮蔽。火不能入。亂了一夜。兩下暫息。范匄曰：賊已逼近。儻久而不退。齊復乘之。國必殆矣。遂命其子范鞅率斐豹引一枝軍從南關轉至北關。從外而攻。刻定時辰。約會二韓守關。荀吳率牟剛引一枝兵從內關殺出。外關腹背夾攻。教他兩下不能相顧。使趙武魏舒移兵屯於關外。以防南逸。調度已畢。奉晉侯登臺觀戰。范鞅臨行。請于匄曰：鞅年少。望輕。願假以中軍旗鼓。匄許之。鞅仗劍登車。建旆而行。方出南關。謂其下曰：今日之戰。有進無

退若兵敗吾先自到必不令諸君獨死衆皆踴躍却說荀  
吳奉范旬將令使將士飽食結束專等時候只見樂兵紛  
紛擾擾俱退出外關心知外兵已到一聲鼓響關門大開  
牟剛在前荀吳在後甲士步卒一齊殺出樂盈亦慮晉軍  
內外夾攻使樂魴用鐵葉車塞外關之口分兵守之荀吳  
之兵不能出外范鞅兵到樂樂見大旆驚曰元帥親至乎  
使人察之回報曰小將軍范鞅也樂曰不足慮矣乃張弓  
挾矢立于車中顧左右曰多帶繩索射倒者則牽之馳入  
晉軍左射右射發無不中其弟樂榮同在車中謂曰矢可  
惜也多射無名樂乃不射少頃望見一車遠遠而來車中

一將韋弁練袍形容古怪樂榮指曰此人名斐豹卽殺我  
督將軍者可以射之樂樂曰俟近百步汝當爲我喝采言  
未畢又一車從旁經過樂樂認得車中乃是小將軍范鞅  
想道若射得范鞅却不勝如斐豹乃驅車逐范鞅而射之  
樂樂之箭從來百發百中又是晉侯福分偏是這一箭射箇落空范鞅回  
顧見是樂樂大罵反賊死在頭上尚敢射我樂樂便教回  
車退走他不是怕懼范鞅因射他不著欲回車誘他趕來  
覷得親切好端的放箭誰知值綽郭最亦在軍中忌樂樂  
善射惟恐其成功一見他退走遂大呼曰樂氏敗矣御人  
聞呼又錯認別枝兵敗了舉頭四望轡亂馬逸路上有大

槐根車輪誤觸之而覆把樂樂跌將出來恰恰的斐豹趕到用長戟鈎之斷其手肘可憐樂樂是樂族第一箇戰將今日死于槐根之側豈非天哉髯翁有詩云

猿臂將軍射不空

偏教一矢誤英雄

老天已絕樂家祀

肯許軍中建大功

樂榮先跳下車不敢來救樂樂急逃而免殖綽郭最難回齊國郭最奔秦殖綽奔衛樂盈聞樂樂之死放聲大哭軍士無不哀涕樂魴守不住關口收兵保護樂盈望南而奔荀吳與范鞅合兵從後追來盈魴同曲沃之衆抵死拒敵大殺一場晉兵纔退盈魴亦身帶重傷行至南關又遇魏

舒引兵攔住樂盈垂淚告曰魏伯舒字獨不憶下軍共事

之日乎盈知必死然不應死于魏伯之手也魏舒意中不

忍使車徒分列左右讓樂盈一路樂盈樂魴引著殘兵急

急奔回曲沃去了須臾趙武軍到問魏舒曰樂孺子已過

何不追之魏舒曰彼如釜中之魚甕中之鼈自有庖人動

手舒念先人僚誼誠不忍操刀也趙武心中惻然亦不行

追趕范匄聞樂盈已去心知魏舒做人情置之不言乃謂

范鞅曰從盈者皆曲沃之甲此去必還曲沃彼爪牙已盡

汝率一軍圍之不憂不下也荀吳亦願同往范匄許之二

將帥車三百乘圍樂盈于曲沃范匄奉晉平公復回公宮

取丹書焚之。因斐豹得脫隸籍者二十餘家。范匄遂收斐豹為牙將。話分兩頭。却說齊莊公自打發欒盈轉身。便大選車徒。以王孫揮為大將。申鮮虞副之。州綽邢蒯為先鋒。晏釐為合後。賈舉邴師等隨身扈駕。擇吉出師。先侵衛地。衛人做守。不敢出戰。齊兵也不攻城。遂望帝丘今濮州而北。直犯晉界。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三日取之。莊公登朝陽山犒軍。遂分軍為二隊。王孫揮同諸將為前隊。從左取路孟門隘。莊公自率龍虎二爵為後隊。從右取路共山在輝縣。俱于太行山取齊。一路殺掠。自不必說。邢蒯齊共山之下為毒蛇所螫。腹腫而死。莊公甚惜之。不一

太行莊

公登山以望二絳。正議襲絳之事。聞欒盈敗走曲沃。晉侯

悉起大軍將至。莊公曰。吾志不遂矣。遂觀兵于少水。

出太原府

樂平縣

而還守邯鄲。大夫趙勝

趙旃子

起本邑之兵追之。莊

公只道大軍來到。前隊又已先發。倉皇奔走。只留晏釐斷

後。釐兵敗。被趙勝斬之。范鞅荀吳圍曲沃。月餘。盈等屢戰

不勝。城中死者過半。力盡不能守。城遂破。胥午伏劍而死。

欒盈欒榮俱被執。盈曰。吾悔不用辛俞之言。乃至于此。荀

吳欲囚欒盈。解至絳城。范鞅曰。主公優柔不斷。萬一乞哀

而免之。是縱仇也。乃夜使人縊殺之。并殺欒榮。盡誅滅欒

氏之族。惟欒魴縋城而遁。出奔宋國去了。鞅等班師回奏。

平公命以欒氏之事播告于諸侯。諸侯多遣人來稱賀。史臣有讚云

賓傳桓叔

枝佐文君

傳盾及書

世為國楨

厲一汰侈

遂墮厥勳

盈雖好士

適殞其身

保家有道

以誠子孫

於是范匄告老。趙武代之為政。不在話下。再說齊莊公以伐晉未竟其功。雄心不死。還至齊境。不肯入。曰：平陰之役。莒人欲自其鄉襲齊。此仇亦不可不報也。乃畱屯于境上。大蒐車乘。州綽、賈舉等各賜堅車五乘。名為五乘之賓。以

此段話見劉向說苑

賈禮寵之

梁二人來見莊公。賜以一車。使之同乘。隨軍立功。華周退而不食。謂杞梁曰：君之立五乘之賓。以勇故也。君之召我二人。亦以勇故也。彼一人而五乘。我二人而一乘。此非用我。乃辱我耳。盍辭之。他往乎。杞梁曰：梁家有老母。當稟命而行之。杞梁歸。告其母。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在五乘之賓。人孰不笑汝。若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出汝下矣。汝勉之。君命不可逃也。杞梁以母之語。述于華周。周曰：婦人不忘君命。吾敢忘乎。遂與杞梁共車。待于莊公。莊公休兵數日。傳令畱王孫揮統大軍屯札境上。

單用五乘之賓及選銳三千銜枚臥鼓往襲莒國華周杞  
 梁自請為前隊莊公問曰汝用甲乘幾何華周杞梁曰臣  
 等二人隻身謁君亦願隻身前往君所賜一車已足吾乘  
 矣莊公欲試其勇笑而許之華周杞梁約更番為御臨行  
 曰更得一人為我右可當一隊矣有小卒挺身出曰小人  
 願隨二位將軍一行不知肯提挈否華周曰汝何姓名小  
 卒對曰某乃本國人隰侯重也慕二位將軍之義勇是以  
 樂從三人遂同一乘建一旗一鼓風馳而去先到莒郊路  
 宿一夜次早莒黎比公莒君號知齊師將到親率甲士三百  
 人巡郊遇華周杞梁之車方欲盤問周梁瞋目大呼曰我

二將也誰敢與我決鬪黎比公喫了一驚察其單  
 車無繼使甲士重重圍之周梁謂隰侯重曰汝為我擊鼓  
 勿休乃各挺長戟跳下車來左右冲突過者輒死三百甲  
 士被殺傷了一半黎比公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  
 須死戰願分莒國與將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去國歸敵  
 非忠也受命而棄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為將之事若莒  
 國之利非臣所知言畢奮戟復戰黎比公不能當大敗而  
 走齊莊公大隊已到聞知二將獨戰得勝使人召之還曰  
 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必更戰願分齊國與將軍共  
 之周梁同聲對曰君為五乘之賓而吾不與焉是少吾勇

也。又以利啖我，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為將之事。若齊國之利，非臣所知。乃揖去使者，棄車步行，直逼且于門。名門黎比公令人于狹道掘溝，炙炭，炭火騰焰，不能進步。隰侯重曰：吾聞古之士能立名于後世者，惟捐生也。吾能使子踰溝，乃仗楯自伏于炭上，令二子乘之而進。華周、杞梁既踰溝，回顧隰侯重已焦灼矣，乃向之而號。杞梁收淚，華周哭猶未止。杞梁曰：汝畏死耶？何哭之？父也。華周曰：我豈怕死者哉？此人之勇與我同也。乃能先我而死，是以哀之。黎比公見二將已越火溝，急召解射者百人伏于門之左右，俟其近，即攢射之。華周、杞梁直前奪門，百矢俱發。二將

冒矢突戰，復殺二十七人。守城軍士環立城上，皆注矢下射。杞梁傷重，先死。華周身中數十箭，力盡被執，氣猶未絕。黎比公載歸城中，有詩為證。

爭羨糾糾五乘賓

形如熊虎力千鈞

誰知陷陣捐軀者

却是單車殉義人

却說齊莊公得使者回言，知周、梁有必死之心，遂引大隊前進。至且于門，聞三人俱已戰死，大怒，便欲攻城。黎比公遣使至齊軍中，謝曰：寡君徒見單車，不知為大國所遣，是以誤犯。且大國死者三人，敝邑被殺者已百餘人矣。彼自求死，非敝邑敢于加兵也。寡君畏君之威，特命下臣百拜



謝罪成歲朝齊不敢有二。莊公怒氣方盛，不准行成。黎比公復遣使相求，欲送還華周并歸杞梁之屍，且以金帛犒軍。莊公猶未許，忽傳王孫揮有急報至，言晉侯與宋魯衛鄭各國之君會于夷儀。木邢國衛滅邢地屬于衛謀伐齊國，請主公作速班師。莊公得此急信，乃許莒成莒黎比公大出金帛為獻，以輜車載華周，以輦載杞梁之屍，送歸齊軍。惟隰侯重屍在炭中，已化為灰燼，不能收拾。莊公即日班師，命將杞梁殯于齊郊之外。莊公方入郊，適遇杞梁之妻孟姜來迎夫屍。莊公停車使人弔之。孟姜對使者再拜曰：「梁若有罪，敢辱君弔。若其無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郊，非弔所下。」

妾敢辭。莊公大慙曰：「寡人之過也。」乃為位于杞梁之家而弔焉。孟姜奉夫棺將窆，音變於城外，乃露宿三日，撫棺大慟，涕淚俱盡。繼之以血，齊城忽然崩陷數尺。繇哀痛迫切，精誠之所感也。後世傳秦人范杞梁差築長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痛哭，城為之崩。蓋卽齊將杞梁之事，而誤傳之耳。華周歸齊，傷重未幾亦死。其妻哀動倍于常人。按孟子稱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正謂此也。史臣有詩云：

忠勇千秋想杞梁  
至今齊國成風俗

頽城悲慟亦非常  
嫠婦哀哀學孟姜

按此乃周靈王二十二年之事。是年大水，穀水與洛水鬪，  
黃河俱泛濫，平地水深尺餘。晉侯伐齊之議遂中止，却說  
齊右卿崔杼惡莊公之淫亂，已不得晉師來伐，欲行大事，  
已與右卿慶封商同事成之日，平分齊國。及聞水阻，心中  
鬱鬱，莊公有近侍賈豎，常以小事受鞭一百。崔杼知其銜  
怨，乃以重賂結之。凡莊公一動一息，俱令相報。畢竟崔杼  
做出甚事來，再看下回分解。

